

書叢社誌襍化文蘇中

一手魔的看畧侵 諜間本日



行刊社版出衆大口漢

序言

在對日作殊死的鬥爭中，我們中國的每一個兒女，都抱着一個信念，即：儘管敵人是怎樣兇暴，亦儘管敵人是怎樣強悍，在抗戰到底的進程中，最後勝利終會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同時亦都有着一個認識，即：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是一個神聖的偉大的事業，亦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任務。誠然，我們不應該過份估計敵人的力量，致喪失我們勝利的信心，陷入消極，悲觀，失敗主義的泥潭，但我們亦不能輕視敵人的力量，鬆懈我們自己必要的動員與準備，忽略我們在各方面所必要的革新與改造。

在抗戰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在各方面都已開始有了顯著的轉變與進步，特別表現在我們崗位上的——文化界，更其充滿着新的蓬勃的氣象。如顯現在我們眼簾之

前的，是無數五花八門的雜誌，是無數各種不同顏色的小冊子，這應該是一個多麼可喜的現象。可是隨着來的，却是一個極其嚴重危機的事實，這一事實完全表現在刊物內容的「差不多」和讀者對象的重複上。

造成目前出版界這一嚴重現象的，當然有着許多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但我們以為目前一般人所引為最苦悶的「材料荒」，亦不能不成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吧。

本叢書的編著便是爲了補救這個缺陷爲其最大目的。我們要把蘇聯各權威作家的偉大著作，盡我們能力的所及，把他極有系統的編譯出來，貢獻給一般文化人和讀者，作爲參考的最好資料，成爲對於目前許多重要問題深入研究的最好工具。不過我們的能力是十分微薄的，將怎樣使這些小冊子的內容更充實和更適合於一般的需要，這希望文化界同人和讀者給予善意的批評和指教的。

MG

D731.331

3

諜間本日一手魔的者略侵

譯 範 許

中蘇文化雜誌社叢書

行刊社版出衆大口漢

1938



3 0791 1809 1

侵略者的魔手——日本間諜

目錄

一 侵略者的魔手——日本間諜	一
二 日本間諜的組織	二
三 日本間諜在中國的活動	八
四 日本間諜在內外蒙古的活動	一二
五 日本間諜在蘇聯的危害工作	一四
六 日本間諜招募幹部的手段	二一
七 日本間諜用什麼方法在蘇聯找得代理人	二九
八 日德間諜的功狗——托派	三二
九 長期埋伏的日本間諜	三五

一 侵略者的魔手——日本間諜

吉田軍事史料徵輯會

日本間諜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組織比較起來，猶在日本帝國主義所熱望的戰爭之組織和備戰的全部體系中，實起着極大的作用。日本間諜的活動實爲遂行戰爭的戰略計劃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

間諜在日本所佔的比重非常重大。這個原因的造成，實由於日本帝國之戰爭經濟的相當脆弱。

日本帝國主義者正企圖和許多比日本優越的敵國（蘇聯，英國，美國）進行戰爭，所以他們便依據純粹的軍事作戰應與加強破壞敵人後方，和利用軍事破壞，恐怖行動的體系（破壞，放火，放毒，暗殺），以瓦解敵軍部隊等間諜工作的配合，來建立自己的軍事計劃。

日本間諜的重要特點，即她經常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採取的一切軍事和政治冒險的先鋒，日本在中國的強壓政策和軍事殘暴的「基礎」，正要求日本間諜機關動員起來推進挑釁工作的發展。因此，間諜的組織全被日本帝國主義採用來作為一切黑色政治結合的中心。

二 日本間諜的組織

日本帝國主義之一切間諜工作的領導。全都集中在日本總參謀部的第二科。與此並行的海軍間諜，則歸總參謀部第三科領導，該科所指揮的間諜及軍事破壞工作主要的是在反對日本的海軍敵國——美國和英國其餘的各種間諜全都隸屬於這兩個中心。

所謂合法的間諜代表人——日本在各國的陸軍和海軍武官，都完全隸屬於總參

謀部的第二科和第三科。

在南京和華北的日本使館之下，都設有日本駐華的陸海軍武官。此外，日人還在中國散佈有無數的軍事「顧問」，「諮議」……這即是駐華的「合法的」間諜。

與日本駐華武官一同隸屬於總參謀部諜報科的組織，還有各處駐軍參謀部的諜報科，即：關東軍（駐滿洲的日軍），高麗軍，台灣軍，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所屬下的諜報科。

在滿洲和內蒙的許多地方，都駐有許多日本的特務機關和分部，事實上這都是居留在當地的日本間諜。這批特務機關，全是從大尉官階中委任那些最幹練的日本間諜和軍事者來充當的。在重要的地方，特務機關的指揮人是以陸軍軍團長，甚至少將官階的軍官來擔任的，這些特務機關長和武官一樣地全都直接隸屬於日軍總參謀部的第二科。

日本軍閥中，有許多領袖人物之出身都是駐外武官。這批人員都曾任日本間諜

「專家」的巨頭，特別是軍事破壞「專家」的土肥原中將。因乃他駐華活動的「功績」升任爲日軍的師團長。

間諜在日本軍事帝國主義之一切機關中的重要性，已爲她自身的組織體系所說明了。日軍中的每位軍官，除了他應具有主要的軍事專長之外，他應該從事的不僅是作戰，並且還應擔任間諜工作。日軍的每個部隊中由師到團的部隊，都包括有獨立的間諜部，該部的官長都穿着特定的制服，進行軍事破壞的間諜工作之組織，儼然成爲日軍作戰計劃的組成部份。

日本的憲兵組織中，亦進行有獨立的偵探工作。日本的憲兵（軍事警察），所進行的工作主要的是在完成反間諜的功能，首先她就是被派往軍隊和士兵中去和「叛逆精神」作鬥爭的力量，尤其是和軍隊中共產主義的宣傳鬥爭。但與此種組織同時並行的即日本憲兵還在其鄰國的領土內，特別是蘇聯的領土內派遣有間諜和軍事破壞者。很有趣的即日本憲兵中的官長，都是由步兵的指揮官中委任的，聽從總的軍

事長官之指揮，現任日本憲兵長官的中島中將即是一般步兵的指揮長官。大多數的日本上將都要經過直接在憲兵中的見習。特別的，是日軍中所有的師團長都必須在自己的服務證書中，敘明參加間諜和反間諜工作的經驗。

現任日軍中的高級將官，還有不少是這種的將軍，板垣中將便是著名的間諜專家之一，在一九三一年時，他曾和荒木一同扮演了九一八的「滿洲事變」，後來調升為駐滿的日軍司令官，現在他指揮着日軍的第五師團（參加蘆溝橋事變後侵略華北的戰爭——譯者）。指揮憲兵，即曾任關東軍司令的岡村中將，現已被任為日軍的參謀長，日本間諜的巨頭田代中將，曾任過總參謀部第二科的科長，現在他指揮着日軍的第二師團，在華北指揮日軍的田代中將過去曾亦擔任過憲兵司令。在這些名單中石原少將也要算是最特出的人物，他在不久之前就由校官擢升為將官，並很快地就升了日軍總參謀部第一科（作戰科）的科長，站着最重要的地位。石原氏頗有日本間諜巨頭的聲譽，為土肥原和板垣之忠實的戰友。日軍總參謀部作戰科之為間諜

專家所領導這一事實即很明顯地說明了間諜在日軍中之巨大的作用。

與日本憲兵並行的，還有警察之組織在執行獨立の間諜工作。日本的警察專施組織挑釁的幹部，徵募邊區的居民到滿洲，高麗，並散佈在勞動羣衆的左派和革命的組織裏去，作間諜的活動。

在外交部(即情報科)管治之下還存在有領事館和外交の間諜。

在商業和運輸組合，租讓企業以及各種商業代辦之下所存在的經濟間諜，主要的都集中在總參謀部的手中。這類間諜的財政和組織都操在巨頭資本家或壟斷的組合手裏，爲了進行積極の間諜工作，能得特殊的便利，則由國外的大報或電報通訊社爲其代辦。日本在國外的大多數記者和通信員，都與間諜工作有直接的聯系，同樣在帝聯境內亦曾有幾位記者完成過武官給予他們的間諜任務之事實。

在東方的國家，特別是在中國，荷屬印度，菲律賓，夏威夷島上，日本の間諜，有時是穿着宗教傳道師，僧侶，和別種牧師的服裝。日本の偵探——主要的是僧

侶和教士——對於間諜和軍事破壞，都曾開創過極好的掩護的基礎。

最後，特別明顯的，即日本軍官曾向國外派遣了美麗下女，理髮司，傭工，廚司，搬運夫等，到敵國船上去進行軍事破壞的活動。在太平洋的蘇聯領水中，日本的海軍官曾裝着日本漁業中的工人，來進行間諜的工作。同樣明顯的日人企圖，即派來蘇聯的日本間諜長，都是在喬裝中國人和高麗人掩護之下混入的。

利用回教徒（主要的是中亞的土耳其人和韃靼人）中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份子，這在日本間諜的工作系統裏，實佔着特殊的地位。在蘇聯極後方（中亞烏拉爾羶靼）設立有大批軍事破壞活動的組織。日本軍閥和富農暴徒，大土耳其及大回教徒等反革命團體之僑民，保持有極密切的聯繫。在近東和歐洲方面，日人公開地支持回教徒僑民中之反革命的領袖。在日本方面，間諜和軍事破壞工作的主要組織，照「回教徒的路線」看來，即苦爾班加里葉夫先生，早已是在替日本の間諜服務了。

在日本間諜一切的形式之下，其主要的核心即中央軍部及其組織的間諜。日本間諜的其他一切系統，都帶有輔助的性質，在任何情形時，他們都使其工作適應於總參謀部的需要。

三 日本間諜在中國的活動

間諜是日本帝國主義軍事機關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她在日本帝國主義準備侵略所注意的地方，表現得特別積極。

在中國的日本間諜，具有非常發展之組織，並建立有非常巨大和堅強的體系。日人已在中國各省和各社會階層中散布有廣大的間諜網。如果認為日本在華的間諜都是派來的日人，這就錯了。大多數在華的日本間諜，都是日人從中國社會的廢物，腐化份子和封建軍閥，叛買民族利益的買辦商人，托派和白黨份子中選拔出來的

人員。這些間諜的領導者，爲散佈在中國領土上的日本武官及領事等。日本間諜在中國所幹的最毒狠與醜惡的工作，即是積極地挑起反對中國民衆的鬥爭。

中國的封建殘餘和叛賣民族的軍閥，在許多年以來的所行所爲，都是在勾結日本間諜，利用他們的幫助，來蹂躪並危害中國的民衆。結果遂使日本間諜在華的挑釁工作，獲得極大的成功。

日本間諜在中國所幹的瓦解敵人的工作，除收買個別的民族叛賣者——軍閥之外，還招募了爲日人效力的大批走狗——漢奸。日本間諜正努力防止中國民族主義的教育和民族的覺醒。日本間諜即抱着這個目的在中國進行一切政治的和軍事的進攻，她們以爲這樣就能應時地掃清民族主義的力量。其實，這種危害工作的價值，僅能抓着中國的腐化份子和叛賣民族的集團。這種毒害的進攻，或者是直接爲日本的代理人所主持，或者是由此等代理人所作出的，所發動的組織和走卒來進行。

對於中國的中央政府，日人則企圖以一切的陰謀辦法，使各省的政府與中央分

裂，並曠使中央與地方間發生武裝鬥爭。這類陰謀之未獲成功，實由于日本的代理人還打算從外面來破壞中國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威信。日本間諜企圖利用中國內部的意見分歧，或中央政府中個人的影響來投機，並很巧妙地曠使一個將軍去對付別一個將軍，煽動野心的企圖，捏造謠言以引起敵方內部的衝突。

日本間諜經常是在努力造成中國的分裂與破碎。

爲要實現有系統的挑釁，日本間諜所需要的代理人不是臨時的，而是最熟練的。○甚至有些巨頭要人都被日本間諜收買，在日本將校領導之下，有系統地來破壞和阻擾中國國家的統一。

就數量來說，這種專門的代理人雖已隨着中國人民的覺醒而逐漸減少，但這個人却仍舊佔着極大的數目。日本的招募人還「儲蓄」有適當的代理人，甚至到了最近的緊迫時期，還未利用他們。

當「九一八」滿洲事變之前，日人在滿洲活動的間諜，已收買好了最高官位的中

國軍閥，日人的意思，以爲這些人在將來是能對日表示「有利」的。很明顯的，這些打算都已獲得了極大的證明。

日本在中國還有不少重要的人物——祕密的日本代理人。這些人之爲日本效勞，尙未被人揭發出來。這些人每天每時都在等待着主子命令他們來發動暴亂，在各地組織放火與屠殺。

日本在華的間諜，因鑒于近來中國反日運動有了廣大的發展，除舊有活動的形式之外，更採取了騎牆派（兩面派）的偽裝，裝着他們也是「反日的份子」。最明顯的即是製造中國的內戰，以利于日本的掠奪。日本在華的間諜，還裝着「愛國者」，「人民之友」的面目，來削弱中央政府，使其無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這種可恥的卑劣行爲——騎牆的兩面派，已很廣泛地被日德在華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派諸間諜所採用。日本間諜還利用他們：在蘇聯領土內破壞反抗侵略的工具——兵工廠。因爲環境的改變，日本間諜爲要適應環境，已考慮到要在中國作公開有利于日本的行動，

現在已不可能了，故日本間諜不得不教導其偵探應採取各種掩飾的面目，才能在中國盡量地進行作惡與危害。

四 日本間諜在內外蒙古的活動

日本軍閥最眼紅的，是從外國帝國主義枷鎖和本地封建勢力之下解放出來的，已樹立了新的和自由的生活之外蒙古人民共和國。

日本軍閥反對外蒙人民共和國之陰謀，早在日本武裝干涉西伯利亞時已開始了。當時的日本代理人已經企圖侵入，並抓住外蒙，以便將蒙古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這個企圖終于被蒙古人民所打斷了，日本僱傭的白黨匪徒也被粉碎並槍決了。但日本在外蒙的間諜，却沒有一天停止過破壞的工作。日本間諜在外蒙散佈種

族的宣傳——日蒙同種，並動員反革命的喇嘛，在蒙古組織了他的間諜和匪徒。日本會廣泛地利用過有時候佔蒙古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喇嘛。日本間諜除利用喇嘛進行間諜工作之外，並在外蒙古人民中進行反革命的宣傳。同時，有些日本間諜還喬裝蒙人，打入外蒙古國民黨中，進行瓦解黨的工作。許多崩潰了的外蒙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者，都和日本間諜有密切的聯繫，一切行動都聽從日本間諜的命令。

日本間諜在內蒙活動所遭遇的困難，顯然是要比在外蒙人民共和國方面少些。在熱河和察哈爾方面之日本武人，實有着完全的可能，來招募巨大的武裝土匪，作反對外蒙和中國人民之力量的鬥爭。不錯，日人在內蒙乃至華北一部份中所造成之土匪和軍隊，都在蒙古的封建勢力和宗教的幫助之下，但日人所造成的這些土匪和軍隊，並未完全為日人所利用。日本間諜在當地居民對日仇視的環境中去活動，時常都會感到反正的危險，甚至這種反正的行動，還是從日人所雇傭的奸細方面發生出來的。因此，日本間諜爲了要免除危險，特建立有與此平行的間諜組織。由于這

些顧慮，日本間諜爲了便于在內蒙進行作戰，曾建議將這些土匪頭子聯合起來，並使封建王公之間彼此猜忌，還利用間諜之互相監視，使他們不得不承認日人佔有重要的地位。

五 日本間諜在蘇聯的危害工作

日本帝國主義反蘇聯——世界上第一個普羅國家——之積極的危害工作，開始于「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個月。

當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日本在形式上是把帝俄當作反德的同盟者。但這時候的「盟友」，已具有確定的形態——利用帝俄的弱點，佔據了大塊「未被開發的肥肉」——俄國遠東的土地。日本軍部已「預見到了」俄國在帝國主義大戰下的出路，不管俄國的出路如何，她認爲都是要離開日本的，因爲俄國是一個衰弱的帝國主義，

絕對不能保衛其遠東的土地不受日本的打擊。日人根據這點出發，遂積極地供給帝俄政府——照「幫助」盟友的定例——以無用的武器：不能發射的大砲和不爆炸的砲彈。

日本在帝俄政府之下的奸細，還利用了優越的特權——對盟友的「幫助」，在俄國爲自己保持了一切活動的優勢。

追隨俄軍的日本軍官——荒木（著名的最暴狂的反蘇宣傳者），便是很明顯的間諜，甚至帝俄的憲兵也不能不于一九一六年時，在伊爾庫次克逮捕他。由于荒木爲日本正式的官員，以及帝俄政府不願意破壞日俄同盟的友誼，才把他釋放了。

但是，荒木在這時候的間諜活動，並未終止。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認爲時機已經成熟，立即決定實現她佔領沿海州的原定計劃。一九一八年便開始了日本的武裝干涉——這是帝國主義企圖瓜分和佔領蘇聯領土之最惡毒的陰謀之一。

這時的荒木已擢升爲俄國通的「專家」。他的間諜天才，已爲他運用到干涉者的軍隊中去了。他被任爲海參崴駐軍中的指揮官，特別從事于日本間諜的指揮與招募。

日本在遠東的武裝干涉，蘇維埃遠東被日軍的佔領，這都說明了日本反蘇聯的間諜工作已有了極大的範圍——間諜，軍事破壞以及包括謝米諾夫徒衆的白黨土匪等。

干涉者都被趕走了。干涉蘇聯遠東的日軍及白黨匪徒等，在遠東勞動羣衆，人民游擊隊和紅軍英勇的戰鬥之下，不得不退出蘇聯的領土。但日本帝國主義並未將其勢力完全撤退出去。日本的間諜機關仍隱藏在遠東方面，經常準備其間諜和担任軍事破壞的幹部，使他們潛伏在蘇聯領土內等待較好的時機，以便再來干涉。

白黨，各種潰敗了的反革命軍隊的殘餘，各種各樣的「舊人」：帝俄時代的官吏，警察，憲兵；從前的資本家，地主和牧師等——這些份子都在武裝干涉時被日本

間諜利用來作過軍事的破壞者，間諜和奸細。很明顯的，在西伯利亞和遠東方面被趕走了的白軍，曾拋下了成羣的「舊人」，都隱藏起來，逃避第五路紅軍對他們的剿滅。在哥薩克崩潰之前，正當消滅日本建立的遠東傀儡「政府」時，這些「舊人」中曾有許多人和白黨土匪的一些積極份子，都迅速地改變了自己的面目，並轉變成了「勞動者」。他們的改變面目，原在期望可以「倖免」于布爾什維克對他們的打擊。因此，這些敵人都偽裝着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鐵路員工」，「機械工人」等。

日本間諜曾在各方面，竭力鼓勵自己間諜的偽裝。但日本間諜雖有極大的可能在這時候努力招募許多的奸細，却難免沒有一部份會被淘汰（爲蘇維埃所破壞），而另一部要長久支持在蘇聯的破壞責任，亦極少可能。

不久以前，在蘇聯遠東破壞了的日本間諜和軍事破壞者的秘密巢穴，曾暴露出日本間諜固有方法的一個特點。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中，因接受日人任務，進行軍事破壞而被控訴爲反蘇聯的許多人們，都被揭發出來原是老的日本間諜，他們被

募去參加間諜工作，早在武裝干涉的年代（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在這十年至十五年中，他們都潛伏在自己的老巢裏，接受其主子的命令。當日蘇外交的正常關係恢復之後，蘇聯領土上已出現了日本的領館，租讓企業和其他的機關，因此，日本間諜和這些奸細們的法定關係都被恢復了。並且，這時候的日本間諜還時常聚集有大批的奸細。

最明顯的事實，即在干涉時所招募的間諜，都在偽裝着鐵路工人的掩護之下，曾發生過三次事件（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二年的事件）。日方負責人之一曾向這些奸細建議利用「可能」，以組織鐵道的破壞。他們于一九二七年時回答這位負責人說：「必須等待」。一九二九年時的回答也是一樣。一九三二年時，他們則回答說：「還早，但已快了，並且需要趕快準備。」到了一九三三年時，日本奸細已不等負責人來，就跑到間諜的住宅去催促，並給他們以組織破壞鐵路機廠的具體指令。

許多的間諜事件，說明了日本間諜在羣衆中的招募，是有其選擇對象的一定標準。尤其是日本間諜的忠實走狗，在許多年的時期中，他們都和哨兵線的間諜中心作有系統的聯繫。日本間諜向這些走狗或「居留民」所獲得的，不僅是搜集間諜的情報，關於軍事破壞的建立，並且還有關於新間諜份子的招募。

在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之後，日本間諜的反蘇活動，已成了幾何級數的發展。從內戰時起就留在蘇聯領土的老間諜已經不夠用了。日本在滿洲的軍事顧問和憲兵組織，都很快地組織了「新的幹部」。

日本間諜補充反蘇幹部的來源有三：（一）白黨僑民，包括所謂「哈爾濱人」，即住在哈爾濱城，和住在滿洲其他地方的俄國居民，當日人佔領滿洲之後，日本間諜就在他們中間進行廣大的招募工作；（二）高麗民族中的富農和奸商，這些人在蘇聯遠東佔有極大的數量，此外還有從邊境上偷越過來的日本間諜；（三）蘇聯國內的反蘇維埃的反革命份子，首先即是托派份子和布哈林派的徒衆。後者正是日本

帝國主義認為最主要的和最具有價值的走狗，因為他們都懷有黨證作掩護，侵入到黨和政府中最負責任的部份。

反蘇聯的日本間諜，在招募幹部時，非常審慎人物的選擇。在國外（滿洲和高麗）和在蘇聯國內的日本間諜，正繼續在選擇人物，注意選擇那些絕對仇視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有階級聯繫的份子，以及那些腐敗的，沉溺于犯罪的人們。蘇維埃反間諜對日本間諜所舉發的許多案件，正說明了這事的真實。

例如：一九三五年的案子，日本間諜的招募人，曾在蘇聯領土內勝利地招募了七個人的一個軍事破壞支部。這七個人中，有三個是以黨證作掩護的托派份子，一個係曾任反革命將軍鄧尼金部下的軍官，一個是沙皇的軍官，另一個是反對派的巨頭。

一九三六年時的另一案子，在十一個被捕的日本間諜中，有九個是貴族（地主，廠主和軍官）出身的份子。

在最近所破獲的「平行中心」案中，蘇聯境內活動的日本間諜，和軍事破壞的組織，都以托派布哈林派等匪徒爲主要的份子，此等匪徒都和從前的憲兵，大地主等有着極好的聯繫。

所以，日本の間諜和蘇聯的叛徒——蘇聯人民之敵——都是日本間諜招募人從那些兇頑的，看不見社會主義勝利事業，對資本主義奴役制度還夢想恢復的人們中選擇而來的。

六 日本間諜招募幹部的手段

日本間諜在國外招募幹部的地方，主要的便是滿洲和高麗。

許多被歷史拋棄在污濁中的，窮困無聊的白黨份子，都投向滿洲日本特務機關中去，參加他們所預期的「工作」。日人以最大的寵愛，任用了白黨的「巨魁」——

謝米諾夫。

這位日本代理人之老手所特殊的地方，即不僅在日本干涉時充當過遠東勞働者之最兇猛的劊子手，並且還是一位生活在滿洲的巨盜，所以，日人便不難期望他成爲遠東白黨的「領袖」。這位巨魁經常都在哈爾濱極醜惡的白黨報紙上，發表其盲目無知和支離破碎的「評論」，說明他之愛好「日本」——此係哈爾濱白黨之日化的隱語——並聲言他特別要作反蘇聯的鬥爭。

但不管謝米諾夫的聲調和外表如何，日本軍閥總給他以極大的期望。日本參謀部的參謀計劃，曾計劃到對外蒙進攻時，深感日軍騎兵的準備不夠。謝米諾夫這位巨魁曾建議日本在滿洲和內蒙養馬，日本曾委派他去組織輕騎的部隊，以便在蒙古草原作戰，並利用以作極後方的間諜。

數年以前，日人曾創設了白黨的組織，直接隸屬於日本軍事破壞與間諜的代理人洛加也夫斯基所統率。洛氏的組織包有「俄羅斯法西斯蒂黨」，專司日人派遣間

謀，暗殺者和軍事破壞者到蘇聯之指導，與直接準備的工作。敬愛的蘇聯邊防軍，曾消滅了日本間諜在蘇聯所準備的每個白黨和越境的危害份子。

洛氏在聯合了最狂暴的反革命怪物之後，並為日本間諜招募有極忠順的走卒。日本的特務機關曾給間諜的「團體」，以大筆的款子。可以洛氏能出刊日報，印刷小冊子，並以極卑劣的號召，來吸收白黨僑民去作暗殺蘇維埃人們的勾當。

除了洛氏及其「團體」之外，日本間諜還在滿洲設立有與此並行之其他的間諜機關，以及軍事破壞的組織，這裏也算是吸收俄國僑民之所在。關於派遣間諜和暗殺者到蘇聯領土的準備工作，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分鐘。

當蘇聯政府出賣中東鐵路之後，過去的鐵路員工，大批地開始撤退——蘇聯的公民都由滿洲回到蘇聯。在這些退回的人員中間，已發現有被日本間諜所僱用的人們。日人正利用了那些在中東路員工中——在形式上算是蘇聯公民，實際上則與蘇聯無關——的人們。中東鐵路員工中，有些人是來自敵對社會階層份子，和白黨

份子有着極密切的關係。因此，這些先生們中，就有許多是同情白黨的份子，他們只是因爲在中東鐵路工作的關係，才握有蘇聯的公民證或混入與蘇聯有關的工作中。當中東鐵路出賣之後，這些人員中之某些部份，已迅速地取消了自己是蘇聯公民的權利，並回轉到原來的僑民的地位。但那些已被日人僱用了的人們，却從日人那裏得到堅決的指示，要他們放棄享有的公民權，相反的，還應保存在裏面，並回到蘇聯去作間諜——軍事破壞的工作。此等人中，曾有些份子已被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機關所拿獲了。

關於將來派往蘇聯担任間諜的份子，日人在一九三二年曾于哈爾濱開辦有特殊的「訓練班」。這些訓練班都以高等學校的名義來做掩護，給學生們以某種熟練的技術（司機，無線電師等）。白黨僑民的青年，都從此種訓練班中學習各種技術的訓練，並從日人方面取得一定的任務（差不多都是以「擁護蘇維埃」的色彩作掩護）去到蘇聯，并打入那裏具有軍事意義的工廠，重要的鐵路交叉點，電站和軍隊之中。

。利用思想不堅定的份子，以取得對自己的信任，所以這些爲日人所招募的哈爾濱「青年」，有時竟毫不加審察地，被蘇聯的寬大所引用了，且時常取得了青年團和共產黨員的黨證。

在滿洲和高麗的日本間諜，都不是時常可以選來擔任在蘇聯的工作——間諜與軍事破壞，但都不是完全出于自願的。特別例外的，是比較不多的一些份子——蘇聯的兇惡敵人：不可救藥的白黨，日本法西斯蒂黨的黨徒，和犯罪的徒衆。其他爲日人招募來的份子，只簡單地是爲金錢收買，以及那些偷越邊境跑到蘇聯的所謂「哈爾濱人」和高麗人，這些份子大多是在日人強迫和威嚇等恐怖之下跑來蘇聯的。

在日人管治的地方上，廣大地採用豫先拘押的方法，來威迫他預定的人們去參加間諜的招募。被捕的人中，有一位是在他親友遭受懲罰的威脅之下，才承認應募的。別的人則由于畏懼拷問和兇惡的嘲弄而參加間諜工作的，日人在日滿獄中廣泛地引用着這類的方法，對於因威脅而承認參加的份子，都給以簽訂願在蘇聯進行有

利于日本之間諜工作的合同與志願書。

此外，還有一部的人，是以其思想的自信，企圖獲得對日人的欺騙之後，準備在將來有利於日本間諜之積極工作時，給以怠工的報復。事實上這却是從未有過的。被日人招募並派到蘇聯的人們，經常都受着日人的威嚇：時常警告他們，如果他們企圖略為放鬆間諜——軍事破壞工作，則他們將立即向蘇聯機關告發，說他們是為日本所僱傭的間諜。處在那種告發威嚇下被招募的人們，便很容易地為日本間諜威迫去完成其命令。

有時，日本間諜在招募反蘇間諜之後，還要去吸收被募來的人們之親屬，或與此人有別種關係的人們。最明顯的事情，即日人去招收住在國外的蘇維埃工作人員的妻子。然後在蘇聯以招募某些負責人的妻子之方法，來建立關係，因此，日人即就近使這位工作人自己也去充當間諜（以告發妻子的叛賣來威嚇），或以自己處在「暗處」的方法，迫使工作人員的妻子，去問丈夫尋取日人所需要的間諜情報，讓他

（工作人員）在不知覺之中，陷于犯罪的控訴。

爲了要獲得反蘇間諜的目的，日人在一些高麗民族的腐敗份子中，特別採取偽裝間諜的方法：政治的控訴。日本憲兵將充當間諜的高麗人暗派到蘇聯領土之後，常常裝着他是從日本獄中逃跑出來的，他之坐牢似乎是爲了他曾參加革命的活動。更有利的辦法，即此等間諜之較好的掩飾，是在派往蘇聯之前，有時預先將被派之人拘捕起來，以便在招募間諜時可以更容易用正式的方法來混淆其行動。

日本間諜通常所喜歡採用的挑釁方法，即是在利用高麗人作走卒時，採取特殊的羣衆性。因此，特派其偵探打入領導作反日統治之鬥爭的高麗民族解放運動，日人並創設假「革命」的高麗人組織，其目的在破壞高麗的民族陣線，並爲日本憲兵的首腦告密。爲日本偵探坦負此種「羣衆」挑釁工作的高麗人，已在蘇聯境內被揭露了。在蘇聯遠東生活有極多的，包含複雜或份的高麗勞動者。日本的走狗便在許多高麗人的社會組織中，很技巧地製造成派別的鬥爭，努力從這些組織的內部來進行瓦

解的工作，並藉此培養成日本間諜之新徵募的條件。

在派遣到蘇聯領土內來的，充當間諜的高麗人中，破壞了不少的份子都是特別熟練的日本間諜。

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通常是很少關切其間諜被捕之「營救」的，照例是不給其間諜以任何救護的，而日本的行動是非常特別的，當日本的大間諜高麗人金作恩在蘇聯境內為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機關所拘捕時，日本政府即特別例外地尋求釋放這位間諜之可能的辯護，要求將金作恩引渡給日本，她所根據的理由，即這位姓金的是日本的人民。好像日本總參謀部第二科喪失了這位金先生，是損失了一位特別寶貴的走狗一樣。在金作恩被捕的時候，在他身上搜出了寫有他姓名的，真正的蘇維埃公民證。蘇聯政府會以金作恩在蘇聯境內參加工作的文件照會日本領事，並有充分的理由辯護金氏是入了蘇聯國籍的公民。因此，日本間諜並未完成其「致力營救」偵探的好處，金作恩所獲得的功榮——被處決槍斃。

七 日本間諜用什麼方法在蘇聯找得代理人

日本間諜用什麼方法在蘇聯境內找得他所需要的叛賣者呢？

被捕的日本間諜甲——蘇維埃政權的舊敵，從前的大地主——曾證明他是怎樣將他的同伴——在蘇維埃一經濟企業中工作的乙——吸收去參加間諜的工作。甲知道乙喜歡闊卓的生活，用度極大，他的用度已大大地超過了他的薪額。乙是極自私的，甲已知道他并不是蘇維埃的人，并還有其污濁的歷史。甲就開始和乙親近，並在長期的來往中，漸次地轉到反蘇維埃的談話。在一次的談話中，乙向甲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好，所得的薪資不夠使其生活闊卓。于是甲便向乙聲明他如願意，是可以獲得不壞的報酬，因為這樣就能使用到值價的紙幣。于是乙就向甲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和外國間諜有關係嗎？」甲對這個問題回答道：「是的，我和日本間諜有關係。」過此之後，乙就請甲公開地告訴他，有什麼條件他也能夠爲日人工作，他可否

也參加這種工作，因為這樣可以使他的物質條件好些。

由于這個談話的結果，乙就被吸收去參加了日本間諜的工作。

日本間諜對於托洛斯基——布哈林派匪徒，並不費什麼力量，就很容易地把他們吸收去參加間諜——軍事破壞者的工作了。

莫斯科對反蘇托派「平行總部案」的審訊，很鮮明地證明了托派匪徒的醜惡罪行。托洛斯基匪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勾結，已在世界人們的面前被揭穿了。

托派和布哈林派，這批資本主義的忠實走狗——已是外國間諜之現成的代理人。他們所尋求的只是和這些間諜發生聯繫並完成其任務的時機。

托派和布哈林派，他們自身即是為日本間諜効勞之忠勇的招募者，他們盡量在把一些政治和道德都不健強的人們，吸收到間諜——軍事破壞者的組織中去。

最標準的例子如托派之吸收非黨員的專家，工程師甲。工程師甲是在有國防意義之企業中工作的一位專家。他的妻子曾和其國外的親族通信，這位工程師甲的直

接上司——一位托派的乙——知道了這事之後，爲要更清楚地了解甲，就特別去和甲親近。親近之後，就使這位托派乙認識到甲是一位政治上最薄弱的胡塗人。因此，他就決定要將這位工程師抓來參加日本間諜，進行偵探的工作。

乙在準備的托派的說話條件之後，他就去找着工程師甲說道：「我已明白了，你的妻子在和她的親族——一位外國間諜通信。你已抓在我的手裏了。如果他們知道這事，你就犯了罪了。」工程師甲既是一位政治上很薄弱，而個性不堅強的人，就懼怕起來，並請求乙「救救」他。乙同意了，但提出了條件，要甲同時援救他，在一通關於執行幾項非法的和對生產技術方面有害的命令上簽字。甲既已懼怕了托派那種威嚇，也就在乙所要求的這張命令上簽了字。當時只有乙手裏拿着這個證件——非法的命令，他向甲宣稱，說甲現在已成爲工廠中軍事破壞組的組員，并應該完成這道命令，乙就是這個軍事破壞組的指導人。否則甲就要被當作危害份子和間諜來舉發。由于甲自身無力來反抗，又怕去請求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援助（內政人民

委員會是應該救他的)，甲就成了卑賤醜惡的托派偵探的犧牲品，被強迫去當了日本的間諜。

八 日德間諜的功狗——托派

帝國主義的日本既和法西德國的命運相關的，她就和德國訂立了一同作反蘇聯行動的軍事同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訂的所謂反共協定是不足掩飾其真正企圖的。

這個軍事協定在各方面都應視作是德日兩國總參謀部間之技術的合作，這個協定包含有關於兩國間諜互相協助的一條。日德軍事協定作者之一的田本少將——日本駐柏林的武官，他就是，日本間諜巨魁之一，真正的反蘇聯「專家」。日德間諜反蘇的協作，在托洛斯基——布哈林偵探等間諜的「任何」并行的利用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莫斯科的審訊托派匪徒時，罪犯的頭子約達——托洛斯基就曾圖謀過關於與間諜——軍事破壞諸工作的「聯絡」，以及和希特勒的副理格斯先生，和日本政府正式代表等的「聯絡」。不管是日方或德方，他們都同意立即讓其走狗托派來為兩個主子効力。

被槍斃的托派——日德間諜的里弗西赤，吐洛克，克娘則夫，格拉悉等——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的莫斯科審訊中，暴露出日本，德國和托派間諜，恐怖，軍事破壞與危害行動等之極兇殘的一幅圖畫。

在莫斯科審訊的反蘇托派之「平行」總部案，以及在自由城審訊的四十四個日本間諜案，完全確定了日本間諜會利用托派壞蛋，並要求其大多數的走狗每天要進行大批的暗殺，放火，放毒。

日本間諜還注意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來破壞蘇聯的鐵道運輸，並且幾乎時常都是在利用托派執行其毒惡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時，有經驗的日本間諜，還在工程師和技師的面貌之下，在托派克娘則夫的庇護之下，曾在別甯格勒鐵道的機車方面，組織了危害的「修理」工作。

一九三三年時，日人曾招募了一些「教授」，製造了特殊專門的「科學」，認為在現有「境界」內的鐵道運輸，若再要擴大任何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中，日人教訓了托派克娘則夫及其同伴之後，曾組織了十五次大的火車出險，使許多人遭到犧牲。

在自由城宣布處決槍斃的四十四個日本間諜，以阿維爾巴赫為首，曾組織了覆車，放火，破壞，暗殺等都是不斷地為其主子所驅策的。

日本間諜的巨魁甲，在駐莫的日本領事館中任有正式官吏的職務，他曾要求托派克娘則夫準備執行在軍車上散放毒菌的危害工作，當時的車上曾有大批的軍糧。托派的這種醜惡的「工作」，必然還要在日蘇戰爭爆發之初發展起來。

醜惡的托洛斯基——布哈林派畸形兒——日德帝國主義的忠實下人——正是日德帝國

主義者之間諜的最好走狗。托派和右派匪徒之被破壞這即是對外國偵探，對東西兩大陸上大戰點火者的有力打擊。這就是何以每個蘇聯忠實的公民都應善于在每天的生活中心去識別帝國主義間諜之惡魔的把戲，特別是日本間諜的惡魔把戲，並粉粹此等間諜之走狗——托洛斯基——布哈林匪徒的原故。

九 長期埋伏的日本諜間

在蘇聯的報紙上已舉發過這樣的例子，即日本間諜在蘇聯的領土內曾埋伏過他最熟練的走狗——真正的日人——其目的在使此等份子深深地埋藏在蘇聯的環境之中。

侵入蘇聯的此等份子，是在各種面貌——僑居的工人，教堂的藝術家，「左翼」的知識份子（導演，文學家等）——掩飾之下的，這些份子都是屬於特種技能的間諜職

業家，和他們鬥爭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解決的任務。最近以來即已有不少這類的證據會揭發此等掩飾非常周密的日本間諜。

日本間諜爲要更好地在蘇聯鞏固這類專門的代理人，即實行用爲我們所指的上例的例子：暫時停止他代理人的一切間諜工作，以便從各方面來樹立反對他的懷疑。如果在遠東方面，日本間諜會保持其後備到開始間諜活動的時候，其徵募入伍的實遠在日本干涉蘇聯遠東之時——內戰時期——則日人在這方面的所利用的間諜職業家當然還有更大的「儲備」。

濱可夫斯基同志曾說過最標準的事件，這在列甯格勒是有根據的。一九三六年時，那裏曾破獲過間諜——一位中年的日人——「工人」，他是一九一六年時承受日本總參謀部委任到那裏去的，他在一個地方擔任了二十多年的間諜。周圍的人都已習見他了，大家都當他是「自己人」，大家都使他知道政府的機密。這位在列甯格勒的A，他在二十年的大部份時間中並未進行過積極的間諜工作。在一九三四年時，他還

得到過他主子給他停止一切間諜活動的特別通知：日本間諜給他以特別的負責的軍事破壞的任務，即他應在日本和蘇聯開戰的時候才應完成給他的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是第一個開始為重分世界而鬥爭的，屬於新的世界大戰的最危險的挑釁者一類的國家。正因為期待這個新的世界大戰，並準備這個大戰之故，所以日本間諜在現在發動得特別積極。日本的軍閥及軍事破壞與挑釁的先生都不斷地計劃着進攻蘇聯的邊境，及對蘇聯友善的外蒙。他們也深知這種進攻是難于取勝的，為要削弱蘇聯強大威力，破壞蘇聯的國防及經濟力，都感到自己的工具和方法太單薄。所以他們特別準備叛賣的份子，推動這類的人照他的命令在蘇聯工農的背後來打擊。

無情的消滅卑污的間諜和叛賣者，這即是蘇維埃人民對日本間諜之偵探，以及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其他敵人之偵探的回答。

凡是企圖毀損已體現在我們國土上的全勞働人類之幸福的惡棍，我們已有了不

少對準的和有力的打擊敲破了他們的頭。

間諜，軍事破壞者，恐怖者，托派，布哈林派——這一切都毫無例外地全是外國間諜的忠僕——都將在蘇聯遭到澈底地剷除。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

主編者 袁孟超

譯者 許範

出版者 中蘇文化雜誌社

發行者 漢口大眾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

分發行所 成南里六三號

經售處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生海活書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新華圖書公司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578

84-433

KBC
G
731.336

10